

不合时宜的阅读者

连清川 著

阅读危机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

阅读可以发现真实，
而不是在教科书的蒙蔽中迷失；

阅读可以享受艺术，
而不是在票房的虚幻中下沉；

阅读可以建立宽容，
而不是在愤怒中自我摧毁。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14043994

G236
56

不
合
时
宜
的
阅
读
者

连清川 著



北航

C1731258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G236
5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合时宜的读者 / 连清川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0-7380-6

I. ①不… II. ①连…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2883 号

不合时宜的读者
(BUHESHIYI DE YUEDUZHE)

作 者: 连清川

责任编辑: 徐 玲 龚 雪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380-6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推荐序一

张力奋 |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连清川发来微信。信中说，他在FT中文网的书评专栏“我是书虫”要结集出版，邀我写序。他的专栏问世，最早是我约的稿，算是催生人。散落的文字，等候结集成书，如同农田里饱满的庄稼期待着收割入仓。也如同待字闺中的新人，出门子前，当年的媒人跑来再送一程。

记得三四年前，在上海见到清川。话题最后停在了读书上。我知道他爱书，有一套自己的读书规矩或仪式。FT中文网上，缺一流的书评。我当即有了邀他写专栏的冲动。后来在上海又聚餐一次，谈的还是书评的事。我告诉他，回国后，每次去书店，望着满地满天的新书，我通常的反应是心跳加快，血压窜高，浑身出大汗，无法自制。

记得罗曼·罗兰好像说过一句话：“与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不过，我与书籍的情感关系，正好相反，显然再牛气的名言也有谬误的时候。我与书籍碰面，非但叹气，而且叹得很长。我叹新书密如森林，叹人生之短。我对清川说，现在中国人有书可读，可读的书反而少了，也没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那样让书商、作者和读者都服帖买账的权威书评，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以此刺激他写个名副其实的书评专栏。他愿者上钩，应承下来。书评处女地，我采取“放羊”政策，只要与书有关，皆可评。无论文体，无论中外，无论作家的事、读者的事、出版商的事，无论装帧设计、印刷工艺、插图，都是书海之鱼，均可网罗。

清川自命“书虫”。我能想象他裹在温暖如春的书堆中，惬意地翘着二郎腿，一本本，忘情地啃，吐出一蓬蓬松软的书絮。“我是书虫”

专栏，来源于此。

每年初春三月，北京开“两会”，中国总理都得做政府工作报告，相当于美国的年度“国情咨文”，向民众交代国家大事。刚结束的2014年人代会上，中国人阅读的话题出现在这份最高级别的官方文件中。这在历史上似乎是第一次。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有这么一句，政府将大力提倡国民阅读，由此将国人读书的问题提到国家要事的层面。

近年来，坊间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的阅读出现危机，不怎么读书了。对此，出版界、书店、作家和读书人圈子，更是痛苦得要命。

前不久，一项已被证实子虚乌有的全球各国读书排行榜，广泛流传，在国人的阅读焦虑上添了一把火。这项调查据称来自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个中国人每年平均阅读4.39本书，相比之下，韩国人为11本，日本人为8.4本，美国人为7本，而犹太人则是每年64本，令人咋舌。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若除去教科书，13亿中国人，每人每年人均阅读量不超过一本。

而另一项确有其事，如NOP世界文化评分指数（The NOP World Culture Score Index）。那是2005年针对全球30多个国家共3万人的一次调查，数据显示13岁以上的中国人每周的阅读时间为8小时，仅次于印度10.7小时和泰国9.4小时，美国则排名22，阅读时间仅为5小时42分钟。

假排行榜疯传，统计数字打架，是因为日常生活的经验直觉似乎告诉我们：网络时代的中国，阅读正在失去它往日的温情、饥渴与心灵庇护。我们这辈人，在“文革”荒漠的边缘长大。除了人手一册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那是一个烧书和禁读手抄本的年代。在一个禁书的国度，阅读的愉悦不复存在，是非法与反动的。那时，一本书的造化，有如天国。我们对它的饥渴与憧憬，源于文化与思想的禁锢。记得“文革”中期，我还在上小学，曾就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连夜读完一本已被翻烂了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屋外，刷刷下着雨。读毕，窗外已是青白色。上学路上，困倦与亢奋交叉袭来，我将手抄本传给下一位已等急

了的同学。这是我们“60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几年前，回北京常驻时，我从伦敦运回几十箱书。几年下来，大部分书还没碰过。空闲时，摸一摸它们的封皮，随意翻上几页，都是愉悦。每次出差或旅行，总会在最后一刻，多塞几本书入行囊。即便每次都证明这是徒劳、“不可完成的使命”，依然痼疾不改。每代人，对安全感的感悟不同。对我们这辈，书赐予我们脆弱但永恒的安全感。于我，最完美自足的周末，或暖阳入窗，或阴雨遮眼，躺在沙发上毫无目的地看上一整天闲书。就着一壶茶，背景里飘荡着总能感动自己的音乐。对读书人来说，北京的雾霾也很浪漫，也是我读书最惬意、效率最高的时辰。

清川读的书应比我多，也常选些不容易读的书。在纽约留学时，他读了不少书，练就了书评人挑剔的法眼与批判的视野。好的书评人，是书海寻宝者，是给书看病诊断的大夫。他们替大家读书，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媒娘。真正的书评人，也常会挨骂。当下中国，认真读书、有一说一的书评人并不很多，清川应是一个。我们要好好珍惜他，让他有动力，继续为我们读书。

推荐序二

陈菊红 |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网总编辑

我第一次见连清川是在广州夜晚的一个大排档上。在濠尿虾和珠江啤酒的氛围中，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报社大院里，几句话下来，就熟了。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半弯向上，很适合素写。他学的是国际新闻，后来我们成为同事，做了天下版的编辑。

从那个时候起，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喜欢读书，有空就写写专栏。那时报社里读书人多，他并不卓然。读书起疑心，也会与人争辩观点，但眉眼太和大善，不管论点怎么犀利，都像是迟早会妥协。

然而他没有向忙碌的生活妥协。在广州、上海、纽约，做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工作的轮换起伏在成为我等大部分人推托读书的借口时，他一直在读，在写。写却不滥写，有一阵子成为专职专栏作家也并没因为生计以次充好，着实不易。

我想那是他一直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本书中提到苏东坡的部分，略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境：“所以当我思念和热爱苏东坡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思念和热爱。那是因为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思维世界却更加深刻地被尘俗的观念和现实的欲望所冰封。”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拿出足足十八个理由谈怎样读经典。读书的目的之一，虽然是为了求知和思考，客观上却成就了自己与历史和世界的相处。

他始终没有向书本身妥协，我想这与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有关，也与他做过记者有关。因为他怀着较真儿的心，所以他才会在史料里翻找

最有价值的动作；因为他怀着较真儿的心，所以他才对民国那些事儿因兴趣而起，因琢磨而愉悦，因通透而沉沦。在一堆堆故纸里与作者隔空对话，落笔时已经浸满了自己的思辨。

这本书只是辑录了他写作的一小部分，最近我在“清川书房”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读到好几篇有趣的文字都未能在书中呈现。我不知道他的出书计划，但当我看到他因为一个星期没有更新而对用户道歉时，忍不住乐了：人一旦将写作看成一种责任，就是将自己套进了一具枷锁，而如我这样对于读书写字持闲散态度的人，很想看看这枷锁将如何锻造出一个疯狂的清川。

我可以预言，如果他在这种读与写、分享与评价都几乎实时的过程中，找到了与世界相处的办法，那将是一个高手林立的3D版快乐世界。至于本书中提到的那些武林大侠，你又何必管他们将来在何处决战？

自序

这是一篇想了很久的文章，原本打算作为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清川书房”的完美开篇。

大约两个月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劝谕我：你既然读了那么多书，也写了那么多文章，为什么不开一个公号，分享你的阅读？许多年以前，我路过香港的时候，我的另一位朋友几乎以责备的方式，督促我开设博客。我对于自媒体或者公民写作向来反应迟钝：一来或者我怀疑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够改变新闻写作的状态；二来我深知对我而言，经常性的方式就是半途而废，就像后来我的博客的遭遇一样。

但我还是决定开设一个公号。我无法确定真的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然而阅读确实是我一生所好，而分享好书应当不只是一种兴趣，更是一种责任。但我在注册之后却一直没有填充内容进去：既然我认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就希望寻找一个完美的开局。

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了南京大学周海燕老师的作品《记忆的政治》后记，平淡无奇地叙述她如何青灯古佛般地在南京、香港和北京的旧报纸中寻找线索，以及如何孤独地在陕北高原令人绝望的黄土中行走。于是我在公号里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我一直试图寻找一个完美的方式，为我的这个公号做一个告白。周老师告诉我的是，没有完美的告白，只有寂寞的深夜……”

可是无论高亢或者卑微，我一直试图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全民全世界全人类高歌猛进的时代里，为什么阅读？知识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阅读。学习乃是一件现实主义的事情，它的结果是

运用；而阅读乃是对时代的反动，它的结果是无用。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进化论信奉者。美国伟大的进化论学者、达尔文的忠实信徒斯蒂芬·古尔德曾经在《自然史沉思录自达尔文以来》中这样写道：“达尔文提出，进化没有目的……其次，他坚持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生物的出现。”

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说，人类并不是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行进，历史的演化也不必然推导出一种更好的人类，无论是生物意义上的，还是道德意义上的。这种思想运用在社会理论之上，也就是说，高尚未必得到报偿，而卑鄙并不必然受到惩罚。

古尔德还非常残酷地指出，达尔文的终极意义是告诉我们，宗教是不存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最终所能够凭靠的，无非是人类自己而已。也就是说，任何作恶的人，只要你能够逃脱人类的惩罚，没有上帝、佛陀或真主来审判你。

这个理论非常毁三观。任何一种道德主义的说教到最后是一句话，是三尺之上有神明，或者套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所生存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进化论社会版：所有的信仰都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自己。经过多年来政治、暴力和经济的摧毁，宗教早就已经失落，剩下的不过是虚假的崇拜，或者与满天神佛的讨价还价。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端的政治信仰，无论左右，在多年来日夜赶工的GDP崇拜和成功哲学的双重挤压之下，也已经荡然无存。“左派”与权力联盟，兜售的居然是阴魂不散的各种遗风，视而不见的乃是累累白骨；“右派”在各种风吹草动之中日益下行，与中国民间惯性的会道门思维结合，充满了暴戾与血色的想象。仅有的几个头脑清醒的人，在谷俊山们的暴富神话中，如同江海一苇，湮没在互联网泛滥的巨量信息之中，连他们溺水时发出的呐喊声，我们都听不太见。

可是古尔德到最后都是乐观主义的。他说，达尔文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进化论反而使他更加相信，这个世界最后的救赎，其实就

是人自己，因为他可以选择。

真的吗？奥斯维辛就不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甚至我想说，连那些贪官污吏都不是自己选择的。进化论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环境促使生物改变进化的策略。

整个社会在 GDP 和暴富神话中，都已经无法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亡命的攫取，才是最后的安全。土壤，环境，进化。这就是今天。

所以，人们学习，而不是阅读。

那么，问题还在那里，为什么要阅读？

阅读从来就无法成为一种救赎，它当然无法提供一种信仰。只是对我来说，它的确提供了一种生活或者生存的质量。

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从这个学校里出来的人，经常半是自矜半是自嘲地称自己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阅读大致就提供这么个东西。

阅读能够产生一种吐故纳新的力量，它创造面对世界的方法，或者，到最后，它可能仅仅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因为阅读，我们可以不被现实的种种假象和宣传所欺骗，也不被满城的繁华和霓虹所迷惑，也不致被速度与激情所带来的瞬间快感所牵引。

阅读使自己成为自己。因为阅读，所以可以找到立场，而不是站在多数人或者他人的立场；可以发现真实，而不是在教科书的蒙蔽中迷失；可以享受艺术，而不是在票房的虚幻中下沉；可以建立宽容，而不是在愤怒中自我摧毁。

这一切的确不具有任何的实用性。只是学习所代表的禾稼之术，永远都无法加重灵魂的重量，相反，它不断在挥发人性最后的光芒。如果我们还能够有这种奢侈能够享受些无用的乐趣，我们就不必被进化的力量所主导。地狱虽然并不存在，但审判终究会到来。

或者说，阅读乃是对抗 GDP 和暴富神话最后的防线，当我们还拥有阅读，我们就拥有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和这个国家最后的尊严。

在我看来，阅读就是一门功课，用以应对生活永不间断的考试。就算它无法为我们找到任何的信仰，以对抗社会进化无目的无方向的碾

压，但是，它仍然给我们以富有温度的生命安慰。

这只是一篇个人的呓语，但我多么希望，在这个无信仰的时代里，
每个人都能找到阅读的狂喜。

连清川

2014年3月

目录

001	推荐序一/张力奋
004	推荐序二/陈菊红
006	自序

第一辑 民国是一扇窗

003	民国，就是那扇窗
007	谁是国民党的敌人
012	如何阅读蒋介石
017	百年辛亥之一：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
021	百年辛亥之二：没有人民的民国
025	百年辛亥之三：与宪政擦肩而过

第二辑 不合时宜的人们

031	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036	乌鸦的热血
040	寂静的嘶喊
044	原来流氓最正经
048	恐惧道德
052	中国专家的“三宗罪”
056	重新审视“忠奸”之辩
061	熊十力与《甄嬛传》

第三辑 历史的轮回

- 069 历史在轮回
- 073 中国企业为何失败了两千年
- 077 如何跳出治乱循环
- 081 刘香成眼中的中国
- 085 如何摆脱地理决定论
- 090 霸业何为
- 094 美国在中国的一再失败
- 99 如何理解日本
- 104 中国不了解中东
- 108 大革命革的是旧制度的命吗

第四辑 地下教育

- 117 爱的教育为什么要在地下
- 121 山寨力：中国人为何排队买《乔布斯传》
- 125 中国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 129 语文教科书的模样
- 134 谁的卢浮宫

第五辑 正确的读书方法

- 141 电子时代的传统阅读
- 144 什么是正确的读书方法
- 147 阅读古典的十八个理由
- 152 武侠世界的消失
- 156 人人都爱鬼故事
- 160 怀旧小儿书

第六辑 第四权力

- | | |
|-----|--------------------|
| 167 | 靠近权力顶峰的风景——谈新闻人的节操 |
| 174 | 媒体人的越界 |
| 178 | 新闻权力的边界 |
| 182 | 媒体的进与退 |
| 186 | “方法”的错误方法 |

第一辑 民国是一扇窗

抹黑民国的鲁迅有着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言：“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国就是那扇窗，国民党不让开，屋子就推倒了。与其缅怀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开来。

